

光荣牌

■ 韩国光

“光荣之家”光荣牌是军属的标志，彰显了国家对军人及其家庭社会政治地位的认可。

我是一位水务公司抄表员，当发现有的用户家门头处悬挂着金光闪闪的“光荣之家”光荣牌时，总是倍感亲切，急速的脚步立即就慢了下来，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遇到这样忘交水费的用户，我总是轻轻敲门通知对方。如果敲门时家中无人我会再次登门，在见不到用户我还会长时间敲门，尽量不停用户的水。有一家用户，他家的门头上竟悬挂着两块“光荣之家”光荣牌，这家主人老顾每次都提前预交水费。有一次，我站在“光荣之家”光荣牌下与老顾聊天，问及他家的光荣牌，他老伴抢着说：“老顾年轻时当过兵，那部队里的风光照片还留着呢，他一直干到副营长才转业。俺儿子前几年也听他的话去当兵，后来退伍有单位要他，儿子却自谋职业开了个物流公司。父子两人都是穿绿军装，当然社区要给俺家悬挂两块光荣牌了。”老顾笑着插话说：“儿子到部队里锻炼了两年，先前娇生惯养的，回来以后就是不一样，肯吃苦了，肯吃苦就是儿子创业干好工作的一辈子财富！”

我服务的胜利二村，有一对老夫妻见到我很热情，他俩夏天喜欢坐在树荫下乘凉。我一出现，老大娘就会主动打招呼：“小伙子又来忙了，坐坐。”

海天一片羽 ■ 陈运康

三亚渔火 ■ 陈运康

亲说约马鲛鱼要有劲头，当渔民们把马鲛鱼从水里往船上拉时，那一条条肥大鲜亮的马鲛鱼小的有十几斤，大的有二十多斤，重达数吨，闪着鲜亮的光，肥得流油的鱼儿很费力才拉上船……渔民们打到的鲜鱼，一筐筐往岸上搬，抬到城里集市上卖，卖得高价。年近时，又买了满舱的年货，行船回家过大年。父亲兴奋地说着，他神情飞扬，语气里透出一股满足，脸上流露出一股惬意。父亲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最小，从少年起就跟父兄闯海，常年驾驶船到三亚湾、崖州湾一带打鱼讨生活，不仅练就了一身强壮的筋骨，也算见过世面。

渔船靠海谋生，他们根据季节来看潮水，随着潮水的变化奔走在不同的渔场之间。又要到冬季了，我和小伙伴们成群来到海边，目送父辈们扬帆到三亚去打鱼。渔船一出海岸，就要走三四个月，等年关将近时才归来。父辈们一出海，小伙伴们扳着指头算起日子，猜测着，争辩着，心里焦躁，三天两头就跑到海边，举目眺望东头那片三亚的海，看是否有熟悉的帆影出现，可把眼都望穿了，海天蔚蓝，却见不到一片帆影，心里头不免怅然。有时，我们会跳入大海，光着小屁股在浪涛里喊，嬉弄浪花，打水仗，在沙滩上追逐抛沙土，用嬉闹的笑声消除心头的情绪。

月里，爆竹在天空上炸响，散发出一股火药味，渔村开始弥漫着过年的气息。渔民们忙碌着过年的清扫，按捺不住内心的烦乱，偶尔也到海边翘首远望归航。年关到了，熟悉的帆影，终于在东边水天连接处的海面上出现，一张又一张，愈来愈大，向我们驶来。我和小伙伴们舞动着手，跳跃在滩头，欢呼归航，一头扑向靠岸的渔船，扑进亲人的怀抱。人们举手招呼，高喊，又忙着卸下一筐筐海鱼，卸下一包包年货，笑声、喊声、吆喝声汇集成滩头，飘荡在海岸边，飘向渔船的上方。

当我长大一些后，就嚷着要跟大人出海打鱼，一天夜里，我终于跟父亲出海了。渔船升起粗大的桅杆，挂上硕大的帆，风鼓满满，驶向无边无际的海。渔场里，只见一盏盏渔火闪耀在黑暗的海面上，浪摇着船，流刺网头两个小海螺敲打大公鸡碗，很有节奏地发出叮叮咚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宛如一曲悠长动听的渔谣，诉说着大海美妙的故事，令人无限遐想。我望着漆黑一团的海面上闪烁的渔火向父亲问：“三亚港、崖州湾远吗？”父亲指着大海东头：“好远呢，在东头啰！”父亲紧接着又说：“那里好风水，物产又多，市面人来人往，是个大市面！”我望着东头，黑黝黝的，眼前一片茫茫，只见远处点点斑斑的渔火在天边闪烁，明明灭灭，牵扯着我的一份情思。

父亲爱跟我们说出海捕鱼的奇闻轶事，他在三亚、崖城一带海域，海产品十分丰富，鱼虾螺贝繁多，特别是冬季里的马鲛鱼又肥又多，还有西刀鱼、鲳鱼、带鱼、金枪鱼、白虾、螃蟹等等。每年接近冬天的季节，村里的渔船齐集扬帆远航，到三亚渔场去，在三亚辽阔的海面上撒放渔网，抛下鱼钩。当时打渔网具简陋，除了麻丝织的流刺网捕杂鱼，还用鱼钩钓马鲛鱼，以鲜虾作诱饵引鱼上钩。

“光荣之家！”我都五十多岁了，她还喊我小伙子，递个小凳子让我坐下。去年春节前，我忽然发现他们家的门头上悬挂了一块“光荣之家”光荣牌，当时因为天冷没有见到老两口。他们家哪位参过军呢？还是有什么子女现在部队里？在我猜想之际，恰好路过他家门前，看见两位老人在门前认真端详着光荣牌。戴着鸭舌帽的老大爷说，这牌子东面略高了一点，老大娘又说，细看看就是东面高了一点，但也不太明显。我帮着说：“就是的，光荣牌两边有点不一样高，这光荣牌当时怎么没放平呢？看起来就有些不舒服。”老大娘原凉似地说，是那天傍晚社区来人给钉上的，可能光线暗，眼睛没看那么准。我说搬个凳子帮他们重新给钉一下光荣牌。老大爷虽然耳朵背可还是听见了，他高兴地连说：“那好那好，谢谢，谢谢！”

我站在椅子上，有些够不着，脚下又垫了一小凳子。两位老人一人扶着凳子一人盯着光荣牌，都提醒道：“别只顾看牌子，身子小心，脚别踩空了。”我把光荣牌的钉子起来，扶正了牌子说，这下可以重钉了吧。老两口笑得嘴不合拢，老大娘夸奖说，还是这小伙子能干！

我帮老人家把椅子搬进屋，老大娘得意地介绍说，他家老头子是1962年当的铁道兵，转业前在昆明部队干了整整20年，回到地方退休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孙子孙女都已成家。我听了，凑近老大爷的耳边，大声说：“老人家您好福气啊，我也是当过兵的！但在您面前我可是一位‘新兵蛋子’，我是1982年当的兵。您进部队时我还没有出生呢！”接着，我立正身体，恭恭敬敬地给这位老兵敬了一个军礼，又转身对着光荣牌敬了一个军礼。

我在工作中经常看见悬挂的“光荣之家”光荣牌，这是政府重视我们退伍军人家庭包括现役军人家庭，给予的一种高尚光荣的荣誉。我很珍惜这份荣光，自己觉得只有把工作干出色了，才能对得起这块令人尊敬的“光荣之家”光荣牌！

高中两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朦胧诗，这份缘分，是因为一个女生。

女生名叫维娜，长得也很欧化，高鼻深目，有点混血儿的样子。但她的做派却一点也不洋化，反倒很中国、很古典。走路总是低着头，很少跟人说话，偶尔抬起头也是惊鸿一瞥，目光不聚焦，虚虚的，做梦一般。笑起来以手掩口，端的是“掩口胡卢而笑”，一派娇羞，典型的青春期怀春少女的样儿。

我与她只是高二一年的同学，因为文理分班才坐到了一个教室。

注意到她，是有一天课间，我从她身边经过，她坐在座位上，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杂志，我说，看什么呢？那么津津有味！她受惊似地抬起头，把杂志竖起来，冲我晃了晃，“诗刊”——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当时我们大都在看课本和各种复习资料，而她居然在看《诗刊》！我有点吃惊，也有点自惭，因为我当时还没听说过《诗刊》，而她却已经在读了。

借我看，她点点头，默许了。

我们就因为这本《诗刊》而成了好友。

她看的正是《诗刊》1980年10月号“首届青春诗会专号”那期，里面收录了被称为“朦胧诗”派的17位青年诗人的诗，包括舒婷、顾城、梁小斌、叶延滨、江河、杨牧、徐敬亚、王小妮等，这是“朦胧诗”当时从地下走向公开的一次集体亮相。

我们开始在一切能找到的报刊上寻找这些名字，然后把那些魅惑的诗句抄写在一个秘密的笔记本上，反复吟诵。这样又陆续读到了舒婷、顾城、北岛等人们在这之前写的一些诗。我们最喜欢的当然还是舒婷，但对于她那首著名的《致橡树》，我们当时反倒不是特别喜欢，更喜欢的是她的《双桅船》、《春夜》、《四月的黄昏》、《雨别》等这些低低的倾诉与萦回。《致橡树》是具有成熟独立人格的女性对男性的爱情宣言，对我们这样的青涩少女来说，有点过于激昂正大了。我们正是少女心事如梦的年龄。

从那个秋天开始，到冬天，再到转年的春天、夏天，“朦胧诗”陪伴着我们度过了高考最后一年的紧张时光。我们常常在校园东南角那个开满了白色苹果花的僻静角落，或晚自习后回家的路上，一遍遍背诵着那些令我们心醉神迷的诗句。

夏天的夜晚，星河灿烂，我们高声朗诵：

朦胧诗初恋

■ 王雁翎

如烟往事

现在，让他们
向我射击吧
我将从容地穿过开阔地
走向你，走向你
风扬起纷飞的长发
我是你骤雨中的百合花

(舒婷《?。!》)

啊！骤雨中的百合花！纷飞的长发！我们不知不觉地挺起胸脯，相视一笑——

从海岸到峻岩
多么寂寞我的影；
从黄昏到黎明
多么骄傲我的心

(舒婷《致大海》)

春天的夜晚，暗香浮动，我们悄悄低吟：

四月的黄昏
流曳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
在峡谷低回
在天空游移
若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
又何必苦苦寻觅
要歌唱你就歌唱吧，但请
轻轻，轻轻，温柔地

四月的黄昏
仿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
也许有一个约会
至今尚未如期
也许有一次热恋
永不能相许
要哭泣你就哭泣吧，让泪水
流啊，流啊，默默地

(舒婷《四月的黄昏》)

念到最后，我们果然就潸然泪下。

“也许有一次热恋，永不能相许”——这颗甜蜜而酸楚的子弹，是怎样致命地击中了我们的心房。

这些诗句，好像每一句都是为此时的我们而写，那么准确地契合

着我们青春的脉动，抚慰着我们年轻的心，时而骄傲，时而沮丧；时而甜蜜，时而忧伤——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那时我们各自心中都有了意中人。

维娜的白马王子是一个她称之为“佐罗”的男生，与她隔着一个走道相邻而坐，但并不同桌。男生脸庞削瘦线条俊朗，很酷，很帅，维娜常常悄悄跟我说：你看他多像“佐罗”啊！就差披个黑披风、戴上黑眼罩，手里拿把剑了！但她与他之间却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而我的白马王子则是二班的语文课代表。与“佐罗”不同，他清雅飘逸，玉树临风，我至今还记得他飞身骑上自行车时，那件蓝色的上衣衣袂飘飘的情景。我也是语文课代表，却是一班的。高一没有分文理班时，我是五班，他是六班，高二我们仍然不能坐在一个教室里，这在我是怎样的沮丧和忧伤啊。年级里，我与他的作文常常被当成范文在各班传阅。我们的作文水平不相上下，但我却常常自愧弗如，常常为他优美的文字所折服。他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还写得一手好字。我曾在语文老师的办公桌上看到过他的作文本，扉页上以俊逸的字体抄写着鲁迅的一段话：“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这话不是鲁迅说的，就是他说的！我那时的爱情理想是“志同道合”，我以为我和他共同热爱文学，就是志同道合了。我对他的爱慕在我心中徘徊萦回，但我怎么才能让他知道我的内心呢？曾经有一次课间，我站在三楼的走廊上，低头看到他从远处施施然走来，我的心脏怦直跳，好像就要跳出胸腔，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他！待他上楼来从我身旁走过，我感觉自己像个僵尸一般，一动也不能动。

我真想聚集全部柔情
以一个无法申述的眼神
使你终于醒悟

我真想，真想……
我的痛苦变为忧伤
想也想不够，说也说不出

(舒婷《雨别》)

朦胧诗就这样贯穿了我朦胧的初恋，准确地说，是暗恋。很快高考，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春梦无痕，幸有朦胧诗作证。

H诗路花语

坐在窗前

■ 孙文波

不断地想象。另一个人的生活，此刻，他正在干什么？会像我一样坐在家里，面对着打开的书架，还是走在街上，穿过斑马线去商店买烟？

他并不知道我在猜测他。日子就是这样。

我的思绪很快转向一朵向日葵。

它不过是一张画，挂在墙上，朋友所绘。

色调热烈又紧张，有明显模仿痕迹。

他的客栈生意不是很好。他愿意当背包客。

某年他曾经到达好望角。为了拍摄

一张魔幻的照片。可我看到的这种事情太多，

网络上累有报道，有些人卖光房产，去了亚美尼亚去了阿富汗。他们孤独地走，

又内心充满骄傲。我骄傲不起来，总是瞻前顾后直到疾病缠身。我已失去能力，

经济也不容许。守在一个山村里，很多时候我望着窗外的云朵，变幻的云，

激发我的想象。觉得它是我的乌托邦。

不同于柏拉图和莫尔的。我从中看到一座城矗立在一片巨大的云上，走在其中的

都是过去的人物，并不代表未来。

譬如斯宾诺莎，或者王阳明。聆听成了我

望云最经常的状态。它发出的声音细微而又

喧响。等于音乐。我觉得它是我的平均律。

这样的聆听中我会产生飞翔的感觉。

三十年前我写过《飞翔》。那是在故乡飞。

穿越整个夜空，我飞翔到一片星云之中。

这样的事不会再次发生。会发生什么？

世界进入我的心中，或者正离我远去。

老兵，老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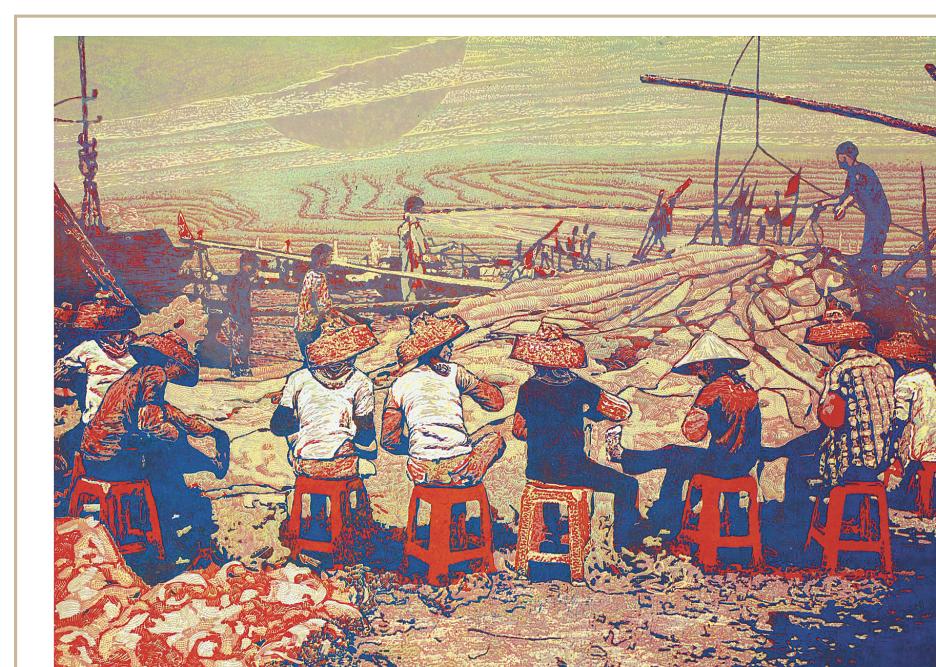
■ 吴辰

我无法从老兵的脸上读取黄昏也看不到愈来愈慢的钟摆我的眼前唯有一尊锃亮的雕塑不老不死，坚毅而永恒就像一道无法磨灭的曙光这颗赤诚之心多么倔强而光荣毋庸置疑，它是世间最璀璨的钻石。用一生去守护家园老兵的心里装满了光雄鸡的高歌和如画的江山虽然双手空空，但心里那杆老枪总会在夜深人静时，擦得锃亮

田园曲

■ 李杨胜

养鸭荒野上，夜半影孤单。
梦里仙姬伴，醒来听鸣蝉。
吟哦诗三百，念佛静参禅。
放舟南溪畔，垂钓桃花潭。
故友常相聚，举觞有山兰。
农耕虽清苦，品茗当休闲。
纷扰世间事，无欲心自安。
借得山半隅，修成一片丹。



风物写意

走在一场雨中

■ 王鹤晓

海岛上的翠绿，但事实上已经被夏日的高温蒸了很多天了，我都快成了一个熟馒头。一场大雨成了我此刻最偏执的念想。

身边的树木、花儿和人的脸上，我看得出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我相信有一场大雨就在哪一片云里藏着，突然就来到头顶上，滋润久渴的大地。海岛的天气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迷人。

这时，一阵久违的凉意直扑我脸上，阴云已经悄悄地从海那边压了过来。道路上的树不停地舞动着枝条，挥下几片仍是嫩绿的新叶，广告牌微微颤动身板，踩着杂乱的节拍，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在它们的欢呼下，行人纷纷加快脚步，比风更难对付的大阵雨就要来了。

人们在等一场即将来临的雨，好像在等一次欢喜不禁的遇见。一辆公交车正向我的方向驶来。雨下了，轻轻地在我肩膀点出几朵墨梅，我将它们带到车上，仿佛带上了某种难得的愿望。刚开始时，绵绵的雨趴在车窗上，相互粘连成透明的藤蔓，爬满了每个角落。

等到雨大了，一团团水雾扬在车身，藤蔓揉成了一张帘，潺潺流水映贴在明净的玻璃上，折射出这座时尚的滨海城市的高耸的楼房和过往的人群，皆是幻化而美好的模样。雨把整座城市浇得一片朦胧，直至薄暮时分，才挟着周围明亮的光，黄的，红的，银的，全融到一处。空中偶尔划过一道闪电，璀璨的雨丝四处飘洒，像在观赏一场盛大的灯会，盛进眼里的缤纷几近溢出。“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书上的雨多藏着酸涩的愁味，而我眼前的这场雨反倒是洒脱的，也是恣意的，正契合了海岛的性格和风致。

车进站了，雨还在下着。我没带伞，但愿意淋一次雨回家，毕竟是一场等了很久的好雨。我高举着手盖住脑袋走进爽凉浸人心脾的雨中，嘴里发出欢乐的叫声。雨依旧热情，顺着肩膀，沿着颈，拼命地往我的怀里钻。很快，我的衣裤沾满了雨的痕迹，索性将手放开来，和雨彻底缠绵到一起。在这片雨幕下，相较于打着伞仍旧束手束脚的行人，也许我才是最自在的。

雨仍在不厌其烦地敲着地面，滴滴答答的，清脆又不失节奏。

我想，当重重积云散去，当斜阳飞洒而下，雨可爱的脚印和涂鸦会渐渐消逝。我与下一场雨相遇，也许会在树上的蝉鸣声不绝于耳之时，也许在海岛上的绿色进入初冬之时。

在清凉的雨帘中，我就这样往前走着，好像不是走在一场雨中，而是走在一场海岛的水的盛宴中。

